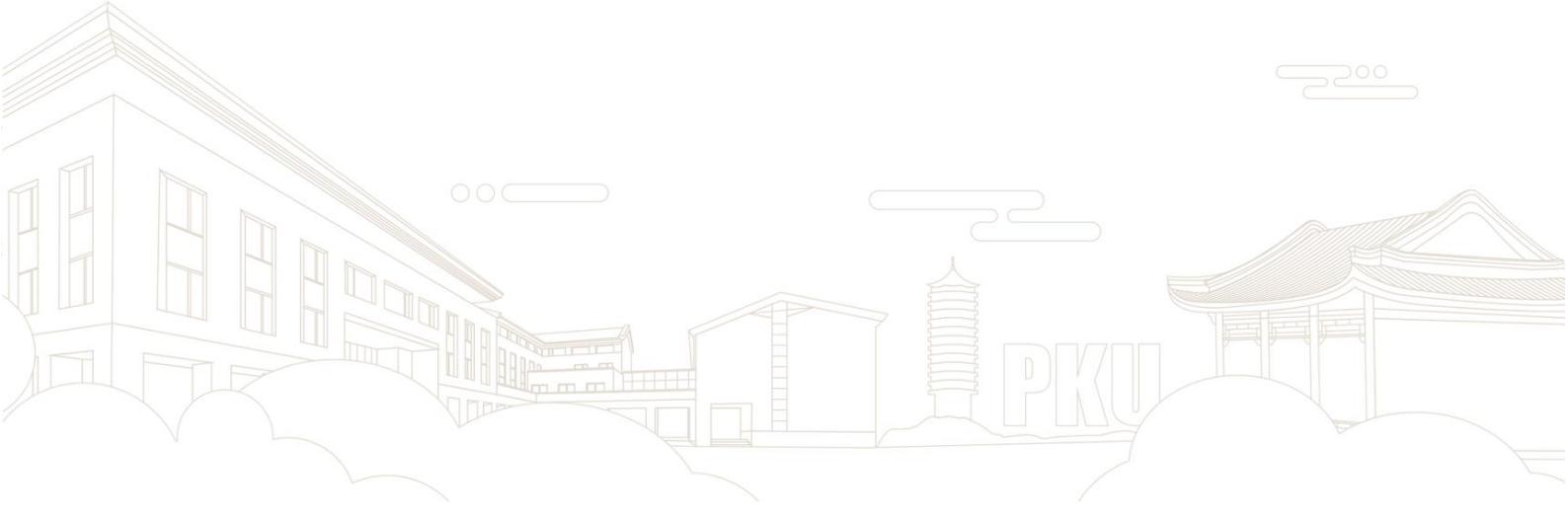




第十一部分 城市与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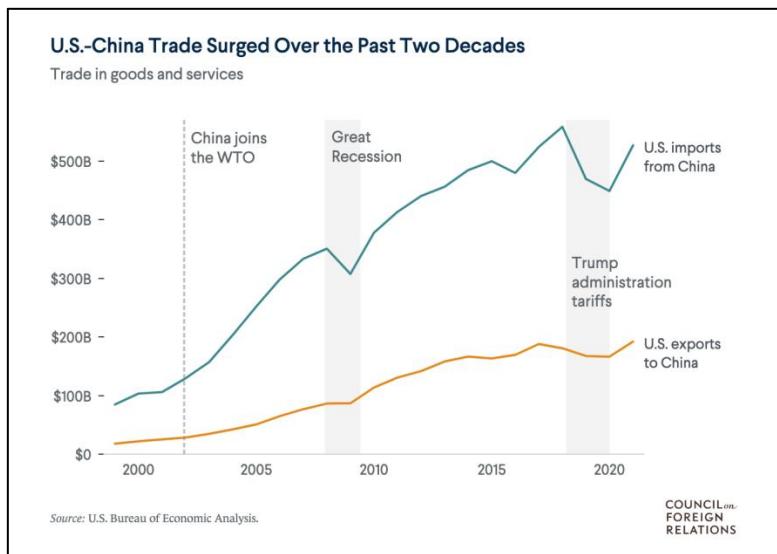
概述

- 中美贸易战
 - 贸易模式
 - 事件回顾
- 贸易战的原因：城市视角
 - 劳动力市场
 - 政治分歧
 - 持续性
- 后果回顾
 - 未来趋势

今天我们将首先概述中美贸易战的一些主要事件，之后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影响。重点将放在中美贸易战对美国城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本土市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如何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随着这种现象的加剧，可能会有政客提议采取更高的关税措施来应对中国的经济压力。最后，我们还将评估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探讨贸易战带来的长远后果。

一、中美贸易形式

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出口逐年增加，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2016年，川普上台后，他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并将其视为美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川普政府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对美国的制造业构成压力，也加剧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但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顺差并不意味着“损失”，而是全球分工的结果。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是因为中国在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享受到低价商品的利益，而中国则通过出口积累外汇和推动自身经济增长。这种国际分工和互补性，按照经济学理论是有益的。



然而，川普政府认为这种贸易顺差对美国的不平等分配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许多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人受到了冲击，失业率上升。川普的策略就是通过加征关税来压缩中国的出口，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保护本土就业。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技术崛起感到担忧，特别是中国在人工智能、5G 等技术领域的进步，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贸易战不仅是为了调整贸易不平衡，更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崛起而采取的战略。

如果从政治角度看，中美贸易战还涉及到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改革，从而重塑两国的经济关系。

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方面是美国对长期贸易顺差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下两国竞争的加剧，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影响力方面的较量。



今天我们将探索这一问题。贸易战中的相关事件较为复杂，以下是我们对此的一些整理和回顾：

首先，2018年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了贸易战，其初步针对的是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和洗衣机等产品。这一举措的主要理由是，这些产品对美国本土产业造成了损害。随后，2018年3月1日，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并展开相关调查。

进入2018年夏季，贸易战进一步升级。7月6日，美国对价值约314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8月23日，再次对价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到了9月，美国又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短短几个月内，贸易战已波及总计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显著影响。

在此期间，2018年12月，中美两国高层曾展开对话，达成了一些短暂共识。然而，由于双方沟通中存在误解，未能形成实质性的一致。

进入2019年，贸易战继续升级。2019年5月，美国将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至25%；9月，又对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同年10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再次进行谈判，成功避免了将美国对中国价值250亿美元的出口关税从25%提高至30%的计划。

到了2019年12月，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根据协议，特朗普政府未对中国价值1,600亿美元的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同时将此前对1,000多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15%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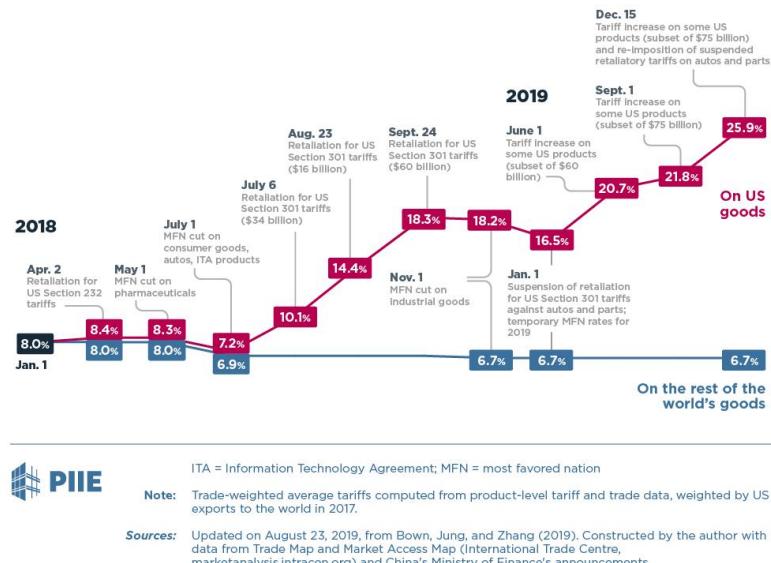


调至 7.5%。这一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战的紧张局势。

以上事件清晰展现了中美贸易战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复杂性和频繁的政策调整。

Figure 1

China's average tariff rate is climbing on US goods and falling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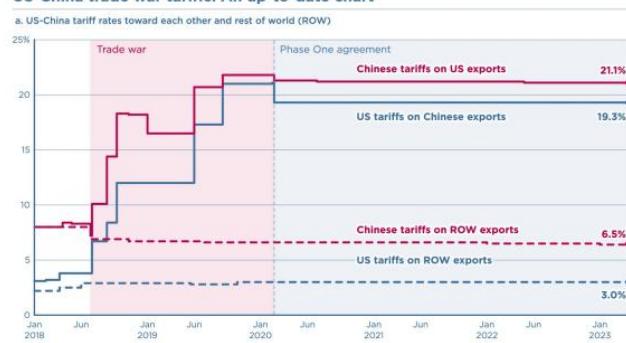
总体而言，中美双方的关税水平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反制政策（retaliation measures）。从数据来看，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在贸易战初期约为 8%，随后略有下降，稳定在 6.7% 左右。而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则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显著提高，从最初的 8% 迅速上升至 25.9%。

此外，从整体关税水平来看，中美双方目前的税率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略高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税率，目前大约为 21.1%。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起始关税水平通常较高。在贸易战之前，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 7-8%，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则为 3-4%。

贸易战

- 第 201 条调查
 - 太阳能板和洗衣机
 - 受损的国内生产商
 - 保护性关税（响应国内调查）
- 第 232 条调查
 - 钢铁和铝
 - 国家安全威胁
- 第 301 条调查
 - 贸易行为、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
 - 五波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s: An up-to-date chart



这幅图展示了中美两国关税变化的趋势，将此前提到的关税动态进行了整合。从图中可



以看到，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关税水平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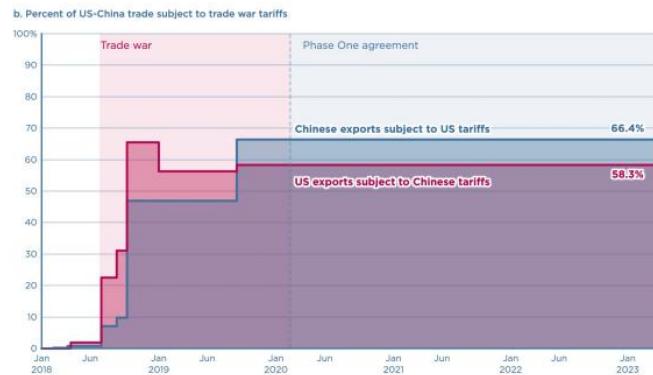
图中红线代表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蓝线则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可以明显观察到，随着贸易战的持续，两国关税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略有下降，而美国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税则略有上升。这种上升与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反全球化、重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关。然而，与其对其他国家的关税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升幅度显著更高。

关于美国对中国采取如此激进的关税政策，除了大国竞争的背景外，还有其他因素值得探讨。其中一种解释是，贸易政策被用作竞选工具。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公开攻击中国，将其视为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手段。

回顾中美贸易战的主要事件，可以看到，截至 2023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已覆盖约 60% 的出口额。而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也加征了较高关税，总规模达到约 1000 亿美元，且某些类别的关税水平高于美国。例如，涉及高科技产品的关税提升尤为显著。尽管 2020 年疫情期间，两国曾达成一定的协议以暂缓关税进一步升级，但现有关税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即使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关税政策依然未见明显调整。



二、贸易战争的动机

- 贸易政策作为选举工具 (Helpman 1995)
 - 在特朗普的竞选中可见的贸易冲击
 - 劳动节约型技术
 - 证据：摇摆州从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中获得了更多的保护，Fajgelbaum 等人 2020 年
 - 农村地区在 2018 年国会选举中减少了对共和党的支持。（Blanchard 等人 2019 年。）

贸易战：总结

- 美国针对中国 3500 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 中国反击针对美国 1000 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 第一阶段协议在 2020 年 1 月阻止了进一步关税升级，但关税仍然存在

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劳动市场的影响

-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AER
- 记录贸易负面影响的关键论文
- 论文的意外后果
- 被特朗普用来归咎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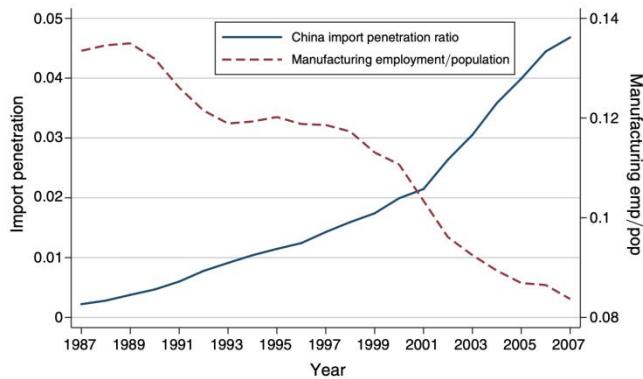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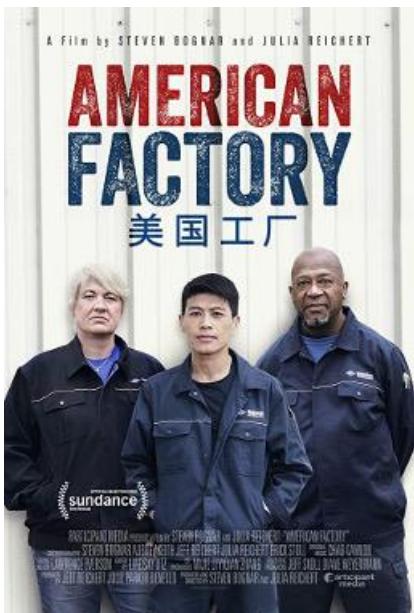


FIGURE 1. IMPORT PENETRATION RATIO FOR US IMPORTS FROM CHINA (left scale),
AND SHARE OF US WORKING-AGE POPULATION EMPLOYED IN MANUFACTURING (right scale)

今天我们将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会发生。我们的讨论将聚焦于一篇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文章，即 Autor, D. H., Dorn, D., 和 Hanson, G. H. 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的研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华盛顿政界人士所了解的少数几篇学术论文之一，而其核心内容也被广泛用于指责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

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这篇论文研究了贸易对美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工人失业的影响。文章从实证角度指出，中国的贸易冲击显著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市场，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从图中可以看到，美国的就业人口比例（虚线）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渗透率（实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虚线反映了1987年至2007年间美国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而实线则代表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出口渗透率。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渗透率的逐步提高，美国某些地区的就业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表明中国的出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就业率的下降。然而，这种结论需要谨慎解读，因为就业率的变化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技术进步、自动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作用。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发现为许多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贸易冲击”的实证依据，使得指责中国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W7RN/?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引导学生看电影)

这部电影很好地浓缩了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贸易战的背后往往源于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某些工人，尤其是在特定行业集中的地区，面临失业的风险。而当这些失业现象在某些地区高度集中时，这些地区的选举结果就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下，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即使在2016年希拉里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多数选票（普选票），但她却未能当选总统。特朗普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选票较少，但



由于赢得了更多关键州的选举人票，最终成功当选。这表明，美国选举结果往往取决于某些“摇摆州”的政治偏向，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困境与选民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带来的就业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走向。

其次，影片中还提到了另一个关键议题——自动化的冲击。虽然贸易冲击对失业问题至关重要，但自动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现阶段，这两种冲击——贸易和技术变革——究竟哪个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更大？我们更应该关注哪个？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是否存在某种解决方案，能够同时应对贸易冲击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技术的替代性也在不断增强，许多传统岗位正在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化本质上是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持续增强，而美国则在其他领域拥有显著优势。按理说，这种比较优势可以让两个国家和谐共存。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个国家难以互相容纳。其原因在于，中国不仅在制造业领域具备强大竞争力，近年来还在科技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这种产业升级对全球格局造成了新的压力和竞争。

衡量贸易冲击

- 没有直接衡量地方市场上的贸易冲击

$$\Delta IPW_{uit} = \sum_j \frac{L_{ijt}}{L_{ujt}} \frac{\Delta M_{ucjt}}{L_{it}}.$$

希望通过刚才的短片简介，能够为这节课的内容提供一个有力的引导。本节课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贸易是否导致了美国失业的增加？**

这个观点乍一听似乎很合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是否还有其他机制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比如，自动化对就业的冲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影片中提到福耀玻璃通过机械臂代替工人，正是自动化技术对就业造成冲击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一角度看，自动化可能是美国工人失业增加的更大原因。

那么，如何具体分析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或者量化它的作用程度呢？这首先面临一个重大难题：**缺乏直接的数据**。我们没有能够直接衡量美国各个地区与中国贸易程度的数据。因此，研究的第一步是将中美贸易的变化分解到美国的具体地区。

这种分解的逻辑是基于区域经济结构与中国产业的重合程度。比如，如果某个地区拥有大量工业企业，而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增长较快，那么该地区受到贸易冲击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作者构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IPW（进口冲击强度）**，来衡量中国出口对美国各地的冲击强度。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这一指标的构建方式。**IPW** 衡量的是某地所受到的贸易冲击强度，其公式如下：

- i 指数表示一个区域，美国的一个通勤区
- t 指数表示时间，1990年、2000年、2007年
- L_{it} : 表示区域 i 在时期 t (年份 t) 的起始就业人数。
- ΔM_{ucjt} : 表示在时期开始和结束之间，美国从中国进口行业的观察到的变化。



通过这些变量，作者将中国的出口增长与美国各地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例如，当中国对美国某行业的出口增长时，那些在该行业拥有更多就业比例的地区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这种分解方法有效地将中美贸易变化映射到美国的地方经济，进而量化了贸易冲击对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

作者利用这一指标对 1990 年、2000 年和 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中美贸易对美国各地就业市场的真实影响。这样的分析框架为理解贸易冲击提供了重要工具，同时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回归框架

$$\Delta L_{it}^m = \gamma_t + \beta_1 \Delta IPW_{uit} + \mathbf{X}'_{it} \beta_2 + e_{it},$$

- 定义：左手边代表的是在通勤区 i 中劳动年龄人口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十年变化。
- 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这篇文章将整体的产业冲击（industry shock）分解到美国各个地方，形成具体地区所受到的贸易冲击（local shock）。这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两篇论文中都会用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度量方法。

那么，如何分析这种冲击是否确实对美国的失业率或就业变化产生了影响呢？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回归模型。具体来说：

- **左侧变量：**地区的就业变化或失业变化。
- **右侧变量：**IPW，即中国对该地区的贸易冲击强度。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估计出参数 β_1 ，即贸易冲击对就业或失业的影响程度。

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回归可能存在**偏误**（bias）。为什么会有偏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遗漏变量偏误：很多变量可能会同时影响就业变化和贸易冲击，但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并未被纳入。例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政策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些变量没有被控制住，就会导致 β_1 的估计结果有偏。

反向因果关系：IPW（中国对该地区的贸易冲击）不仅会影响就业，还可能受到就业变化的反向影响。例如，如果某个地区的失业率较高，当地居民可能会更多地购买价格更低廉的中国产品，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从而提高 IPW 值。这种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会使得 β_1 的估计结果不准确。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IV）是一个常用的解决方案。



$$\Delta IPW_{oit} = \sum_j \frac{L_{ijt-1}}{L_{ujt-1}} \frac{\Delta M_{ocjt}}{L_{it-1}}.$$

- ΔM_{ocjt} 代表从中国到其他高收入市场的实际进口。
- 使用了十年前的就业水平数据。

上次我和大家简单介绍过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的概念。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引入外生变量来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更准确地估计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简单来说，工具变量可以引入一种外部冲击，使得我们关注的核心内生变量（如某些政策变量或经济指标）因随机性而受到影响，从而可以将不同处理组之间的差异归因于该外部冲击。通过比较这些差异，我们能够更可靠地评估核心变量的影响。

在这篇研究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

跨国贸易数据的应用：

作者用其他高收入国家（如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数据来替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数据。这一方法的核心逻辑是，英国等其他国家的中国进口数据与中国的出口行为相关，但与美国的就业变化无关，因而可以作为一种外生冲击来消除反向因果的影响。例如，美国地区的高失业率可能会增加对中国廉价商品的需求，从而反向推动中美贸易的增加，但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在跨国数据中并不存在。通过这种替换，作者能够更有效地排除内生性的干扰。

滞后人口数据的使用：

作者进一步引入了滞后的人口数据来降低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例如，在分析 2007 年至 2010 年的贸易冲击时，作者使用了 1990 年的地区人口数据作为权重或控制变量。这一方法通过引入历史数据，避免了当期人口变化可能与贸易冲击共同决定的问题，从而减少内生性偏误。通过这两种方法，作者能够构建一个更为稳健的模型，从而对中美贸易冲击的影响进行更加客观和公正的估计。这种方法也为类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和工具。

TABLE 2—IMPORTS FROM CHINA AND CHANG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CZs, 1970–2007: 2SLS ESTIMATES
Dependent variable: $10 \times$ annual change in manufacturing emp/working-age pop (in % pts)

	I. 1990–2007			II. 1970–1990 (pre-exposure)		
	1990–2000	2000–2007	1990–2007	1970–1980	1980–1990	1970–1990
	(1)	(2)	(3)	(4)	(5)	(6)
(Δ current period imports from China to US)/worker	-0.89*** (0.18)	-0.72*** (0.06)	-0.75*** (0.07)			
(Δ future period imports from China to US)/worker				0.43*** (0.15)	-0.13 (0.13)	0.15 (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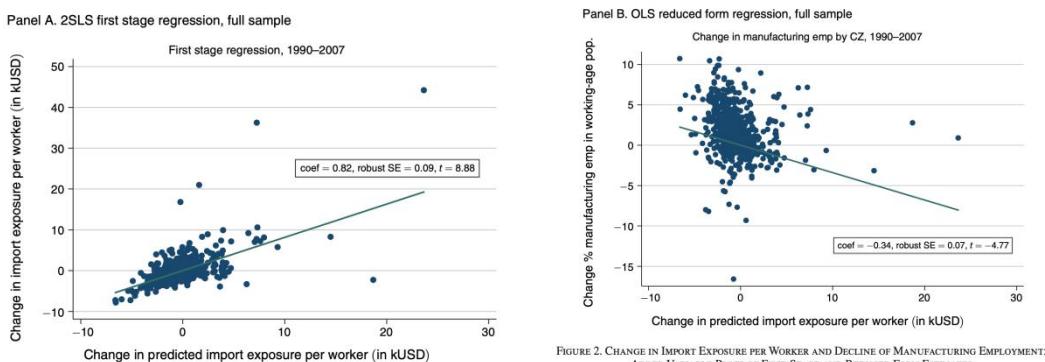
Notes: $N = 722$, except $N = 1,444$ in stacked first difference models of columns 3 and 6. The variable “future period imports”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of the growth of a CZ’s import exposure during the periods 1990–2000 and 2000–2007. All regressions include a constant and the models in columns 3 and 6 include a time dummy.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on state. Models are weighted by start of period CZ share of national population.

第三列中的 -0.75 系数表明，一个 CZ 每名工人外生性十年增加 1000 美元的进口暴露度，



预计会使其制造业就业率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0.75 个百分点。研究表明，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某个地区的渗透率增加 1000 美元时，美国该地区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比例会显著下降，约为 0.75 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是统计上显著的，说明中国出口对美国地方就业市场的冲击确实存在且具有重要影响。

进一步来看，如果我们将分析的时间段调整到 1970 年至 1990 年之间，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进行相同的回归分析，则发现当时的贸易冲击基本不存在。这一对比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结论：中国制造业在加入 WTO 之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增强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对美国制造业构成了显著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打败”了部分美国制造业。



首先，作者验证了所使用的工具变量（IV）的有效性。IV 能够很好地捕捉中国出口对美国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power），这为其作为合适的工具变量提供了有力证据。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的某个地区，如果中国出口的渗透率越高，该地区的就业率就会相应下降。通过将工具变量的效力与这一结果相结合，研究得出了一个稳健的结论：即中国出口对美国地方就业市场的冲击是显著且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这也进一步支持了此前得到的 ABS（Autor, Dorn, 和 Hanson）的研究结果。

发现

- 进口增加导致
 - 失业率上升：
 - 进口竞争解释了美国制造业就业整体下降的四分之一
 - 技术进步，即自动化，以及其他因素可能解释了剩余的三分之二
 - 劳动力参与度降低
 - 地方劳动力工资下降
- 福利支出增加
 - 失业
 - 残疾
 - 退休
 - 医疗保健支出增加

作者在研究中还估计了一系列与贸易冲击相关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不仅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还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并使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出现下滑。例如，



之前通用汽车的工人时薪为 28 美元，但在中国企业进入后，同一职位的时薪可能下降到 12 美元。

具体来说，作者发现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显著，但仅能解释约 **1/4** 的制造业就业下降。这表明，除了进口竞争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就业造成冲击，比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的大规模使用，这些因素可能解释了其余 **2/3** 的就业下降。

此外，贸易冲击还带来了其他社会经济后果，包括：

- **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更多适龄劳动力退出了就业市场；
- **工资水平下降**: 尤其是在受到贸易冲击严重的地区；
- **福利支出增加**: 政府不得不增加对失业人口的补偿，包括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支出，以及对残疾和提前退休人口的支持。

这些结果表明，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不仅限于就业损失，还深刻影响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的推进加剧了这一趋势，对传统制造业工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长期挑战。

中国贸易冲击：其他影响

- 工厂退出 (Bernard, Jensen, 和 Schott 2006)
- 税收收入和房价下降 (Feler 和 Senses 2015)
- 还有很多其他影响
 - 研究涉及区域和行业就业 (Autor 等人, 2013a; Pierce 和 Schott, 2016; Handley 和 Limao, 2017)；工厂关闭 (Bernard 等人, 2006; Acemoglu 等人, 2016; Asquith 等人, 2019)；劳动收入 (Autor 等人, 2014; Chetverikov 等人, 2016)；政府转移支付 (Autor 等人, 2013a; Autor 等人, 2014)；房价和税收收入 (Feler 和 Senses, 2017)；迁移 (Autor 等人, 2013a; Monte 等人, 2018; Faber 等人, 2019; Greenland 等人, 2019)；以及婚姻、生育和死亡率 (Autor 等人, 2019; Pierce 和 Schott, 2020)。其他工作探讨了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 (Bai 和 Stumpner, 2019; Jaravel 和 Sager, 2019; Hottman 和 Monarch, 2020; Borusyak 和 Jaravel, 2021)，美国出口 (Feenstra 等人, 2019)，国内创新 (Hombert 和 Matray, 2018; Autor 等人, 2020b)，以及教育 (Greenland 和 Lopresti, 2016)。额外的工作研究了贸易冲击影响是如何通过劳动市场条件 (Austin 等人, 2016)，行业产品周期 (Eriksson 等人, 2019)，劳动法规 (Chan, 2019) 和贸易赤字 (Dix-Carneiro 和 Kovak, 2017) 来调节的。Autor 等人 (2016) 和 Redding (2020) 回顾了文献；Dorn 和 Levell (2021) 提供了比较欧洲-美国的视角。

中国贸易冲击：政治极化

- 背景
- 政治分歧达到历史高点
- 分歧扩大，尽管并非起源于贸易冲击///



Edit	Left Wing	Right Wing
% of U.S. population self-identifying	23%	38%
Associated Political Parties	Democratic Party, Green,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 Constitutional Party
Associated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MSNBC, Washington Post, CNN	National Review, Fox News, Wall Street Journal, Washington Times
Ideologies	Social Democracy; Federalism; Socialism, Communism; Collectivism; Marxism	Capitalism; Conservatism.
Famous Proponents of Ideology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Einstein, Barack Obama, Francois Hollande, Barney Frank, Nancy Pelosi, Noam Chomsky, Warren Buffett.	Ronald Reagan, Margaret Thatcher, George Washington, Winston Churchill, George W. Bush, Mitch McConnell, Rupert Murdoch, Rush Limbaugh, Tony Abbott, Mitt Romney
Core Beliefs	Minority rights, economic equality, gun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ande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ocial nets for those who need them.	Limited Government at National or Federal Level.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have the most control over decisions affecting local populatio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property r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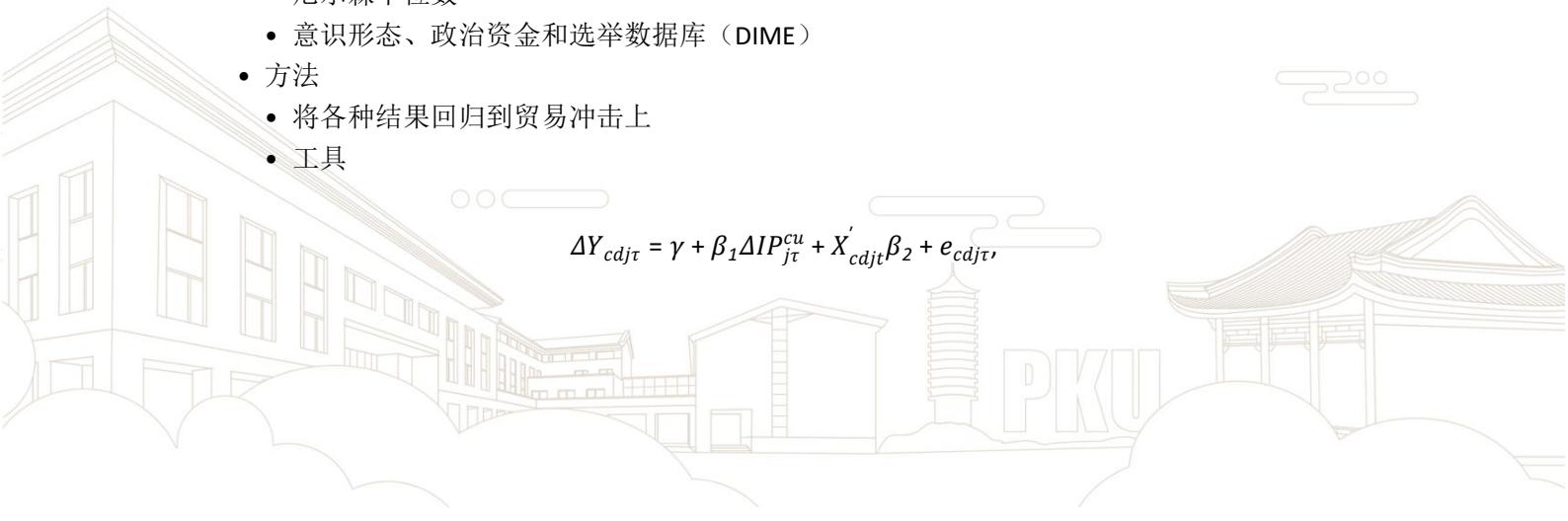
这篇文章之后美国有一系列的文献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这里有非常长类似的文章，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发现对于一些工厂的退出会有影响，对于一些美国一些地方就是城市它的房价会有影响，对于它的能收到的税收会有影响，应该说对美国的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产生了比较强的一个影响。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对川普这样的政策利用对吧？因为不赖于中国，造成了工人的种种的失业等等社会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争取他们的选票。Now 怎么这个事情怎么会从一个失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再讲一篇文章，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作者产品，他们在近几年

又写了另外一篇，这样的中国的贸易对于美国的政治两极化的影响，首先如果大家没有政治学的背景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当然我也没有政治学的背景，所以我也是不能说特别懂，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很快的过一下，那么在政治上大家会有一般会有左翼和右翼，就是词是怎么来的呢？是从 18 世纪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时开国会开会，左边的人就是比较的支持革命的，进步的，右边的人就是保王党，所以左边的人一般代表着激进改革社会主义，右边就是代表着可能更加的垂直式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么现在在美国的政治的意义上来讲，左翼大概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然后它的主要媒体主要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ideology 主要是 social democracy。在一些极端上，美国也曾经有过共产主义的政党，代表人物，Barack Obama 那么他们的主要的比例包括少数族裔的权益，经济平等，我们更加注重平等，他们支持对枪支进行管理，一定程度上支持国家的权利，更加的支持保护环境，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提供更高的社会福利。那么右翼团体主要是美国的共和党，他们的主要杂志，比如说 fox news，那么代表的政客包括里根总统，乔治 w 布什，然后他们的主要的例子包括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提倡更多的地方政府的自治，强调个人主义至上，个人权利之上。那么这是美国的简单的一个政治分野的一个简述。

中国贸易冲击：政治极化

- 数据
 - 尼尔森中位数
 - 意识形态、政治资金和选举数据库（DIME）
- 方法
 - 将各种结果回归到贸易冲击上
 - 工具

$$\Delta Y_{cdj\tau} = \gamma + \beta_1 \Delta IP_{j\tau}^{cu} + X'_{cdj\tau} \beta_2 + e_{cdj\tau},$$





- $\Delta Y_{cdj\tau}$: 代表在时间周期 τ （2002 至 2010 年）内，特定县-国会选区单元 cd 在 CZ j 区域的某个结果变量的变化。
- $\Delta IP_{j\tau}^{cu}$: 贸易暴露度量，代表在时间周期 τ 内，行业 j 来自中国的美国进口量的变化。
- $X'_{cdjt}\beta_2$: 一个扩展的区域控制向量，包括：
 - 人口普查分区虚拟变量
 - 初始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 期初的人口统计特征，如按年龄、种族、性别、教育和出生地划分的人口份额。
- $e_{cdj\tau}$: 回归中的误差项。

这篇文章的主要发现是：**在受到中国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当地选民的政治倾向更偏向右翼**。这是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作者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尼尔森的一些选举政治历史数据，以及“Database of Ideology, Money, Politics and Election”（DIME）数据库，收集了选举相关的详细信息。

在研究方法上，这篇文章延续了与之前类似的回归分析框架（Regression Framework）。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研究的结果变量（Outcome）从之前的就业市场变化，切换为了选举结果的变化。他们分析的时间范围是**2002 年至 2010 年**，而地理单元从城市级别细化为美国国会选区（Congressional District）。这一调整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单位划分精细，国会选区比城市单元能够提供更准确的选举数据。

具体方法如下：

- **因变量** ($\Delta Y_{cdj\tau} \backslash \Delta Y_{cdjt}$): 代表某个时间段（2002 至 2010 年）内，县-选区单元的选举结果变化。
- **核心解释变量** ($\Delta IP_{j\tau}^{cu} \backslash \Delta IP_{j\tau}^{cu}$): 表示在研究期间中国对美国进口的贸易渗透变化。
- **控制变量向量** ($X'_{cdjt} X'_{cdjt} X'_{cdjt}$): 包含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分区哑变量（Census-division dummies）、起始时点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种族、性别、教育水平和移民背景等）。
- **误差项** ($e_{cdj\tau} e_{cdj\tau} e_{cdj\tau}$): 回归中的残差部分。

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冲击不仅影响了当地的就业，还对选举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受到较高贸易冲击的地区，选民的政治行为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共和党）。这反映了经济冲击对政治极化的推动作用。

这项研究通过更细化的地理数据单元，以及控制一系列关键变量（例如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压力等），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同时进一步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冲击引发政治极化

- 向右偏移
 - 福克斯新闻频道市场份额增加
 - 更可能选举共和党人
- 极化转变



- 白人人口更可能选举共和党保守派
- 种族混合县更可能选举自由派民主党人
- 以牺牲温和派民主党人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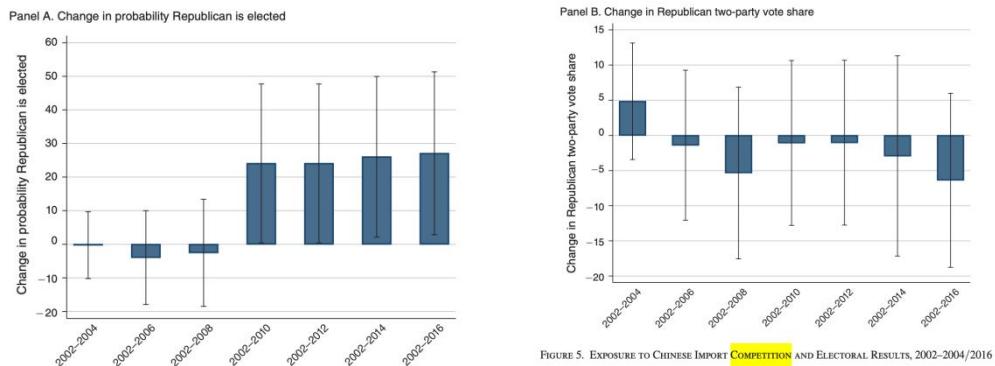


FIGURE 5.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RESULTS, 2002–2004/2016

Notes: Dependent variables: change in Republican win probability and change in Republican two-party vote share (in percentage points). Estimates of equation (5)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in China import exposure between 2002 and 2010 and (panel A) the change in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publican is elected, and (panel B) the change in the Republican two-party vote share, both measured in percentage points. Each bar represents a coefficient from a separate regression while whiskers indicate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All regressions include the full vector of control variables from column 5 of Table 3. Observations are weighted by a county-district cell's share in the total year-2000 voting age population of a district, so that each district has a total weight of 1. Standard errors are two-way clustered on Czs and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Full regression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online Appendix Table S9.

通过采用上述方法，作者得出了以下几个核心结论：

政治右倾化

在受到中国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美国的政治倾向变得更加偏向右翼，即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些地区更容易选出共和党的候选人，表明经济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右倾化。

政治极化加剧

作者发现，受中国贸易冲击影响的地区不仅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而且整体政治环境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在这些地区，中间派选票的比例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白人选民转向极端的共和党候选人。而在多族裔构成比例较高的地区，选民则更倾向于选择偏左的民主党候选人。这种两极化现象加剧了美国政治的分裂。

时间效应显现

如果将分析时间段分解开来（如图所示），作者发现短期内（2002年至2008年），贸易冲击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在2010年之后，这种影响开始显现并逐渐增强。2010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对美国经济冲击达到顶峰的时期，此时贸易冲击对选举结果的作用更加明显，并持续影响到2016年及之后。

从长期来看，受到中国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其国会选区更倾向于选出共和党的领导人。这种趋势表明，贸易冲击不仅影响了经济，还深刻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结构。



关键选区的决定性影响

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整体选民的投票倾向影响有限，但对某些关键选区的选举结果影响显著。特别是那些经济上受贸易冲击较大的“市场化选区”（market-oriented districts），这些选区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尤其是特朗普。在这些地区，贸易冲击加剧的经济困境为共和党候选人争取选票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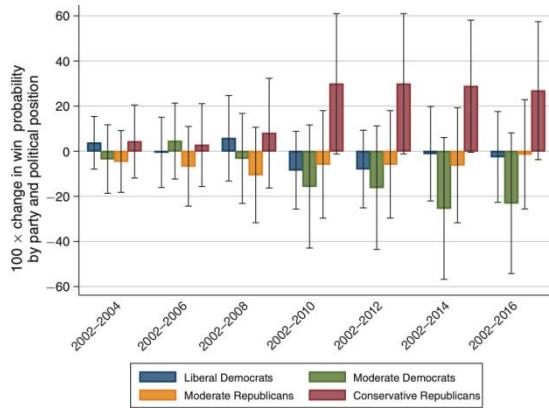


FIGURE 6.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ELECTION WINNER,
2002-2004/2016

这幅图是展示了美国的政治分子政治两极化的一个情况，也是对每一个画代表了这样一个拉斯美的杯子一，但是它的 outcome 怎么样？蓝色的大代表的是你选取一个非常偏左的民主党人，绿色的话是一个比较中间派的民主党人，橙色的话是一个比较中间派的共和党，红色是一个非常偏右的这样的共和党，那么也是在 2010 年之前，2008 年之前是其实 s 也都是高一点不显著了，但是到了 2010 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从中国贸易冲击比较大的地方，就更容易选一个 republic，但是相对应的就是由绿色部分在下降，也就是说 moderate democrats。他们的支持率变低了，更多的人以此转而去支持比较偏右的以川普为代表的这些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可能的机制

- 解释 1：资源竞争
 - 贸易冲击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和地方税收收入减少 -> 加剧对政府资金的竞争
 - 白人选民认为共和党更倾向于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少数族裔，例如黑人、西班牙裔、亚裔
 - 少数族裔同样看待民主党
- 解释 2：行为，Grossman 和 Helpman (2018)
 - 冲击 -> 加强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认同，例如白人工人阶级
 - 政治家部署战略极端主义（煽动分裂性问题，例如与中国贸易）以获得选举利益（政治机会主义）

第一种解释可以称为“资源分配”视角。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通常会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然而，在资源传递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往往存在政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操作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白人群体更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种族或利益相关的代表人物作为代言人，而少数族裔则更倾向于选



择与自身群体相关的代言人。这种竞争模式隐含着对联邦政府资源分配的“零和博弈”逻辑，进而加剧了美国政治中的分裂与对立，促使各群体更加倾向于围绕自身利益组织团队，以便在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

第二种解释可以从“身份政治”的视角切入，这与前者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面临冲击或逆境时，例如下岗工人失业等经济压力，受影响的个体更倾向于认同与自身境遇相似的群体。例如，失业的白人工人可能会更容易将自己与“白人工人阶级”这一群体联系起来。这种群体认同常被政治人物所利用。例如，特朗普就通过迎合白人工人阶级的情感诉求获得了支持。他在政治宣传中经常使用极端言论，直接针对这一群体的关切问题，例如将失业和工厂外迁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并以发动贸易战作为回应，试图向支持者传递“找回失去工厂”的承诺。这样的策略成为了其主要的政治宣传重点之一。

谜题

- 共和党在 1950 年代拥抱自由贸易，为什么支持共和党？
- 两党对保护主义贸易法案的支持都在上升（Feigenbaum 和 Hall 2015）
- 通常观察到经济逆境加强了右翼政治家的选举前景
 - 更多暴露于低工资国家贸易的法国和德国地区，看到对极右翼的投票份额增加
 - 更多暴露于与中国贸易的英国地区，投票支持脱欧的意愿更强烈（Colantone 和 Stanig 2018）
 - 更多暴露于大萧条的欧盟地区，看到对反建制、怀疑欧元的党派投票上升（Algan 等人 2017；Dehdari 2018；Dal Bó 等人 2019）。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其实美国的他在 1950 年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支持自由贸易的党派，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有很多反对贸易的人，或者因为贸易而受伤的人，而这部分人对吧会去支持共和党。数据的发现共和党他们也可能他也在本身也在变得非常的反贸易。我们在美国发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只是美国的一个个别现象，在很多事情其他国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经济情况变差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风向就会向右转，比如说法国和德国，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地方好好 more exposed to trade，当然不一定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可能是个东欧的这样一个贸易，那么也会使得低技能的国际公司的这些地方会更加支持右翼团体，在英国也是如果受到比较强的中国的贸易冲击的话，他们也会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支持英国脱欧。在欧洲经济危机中，地方会更加倾向于近来的选举的结果是右翼。很多来解释。一定程度上来解释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未来贸易战是否会持续，这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它对吧？可能还要看中国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特定地区产业的影响，它是不是会持续。

三、中国贸易冲击的回顾：持久性

- 冲击效应是持久的（直至 2019 年）
 - 劳动力供应没有减少
 - 非制造业工作没有吸收工人
- 贸易冲击在 2010 年达到顶峰并稳定下来
- 为什么冲击会持续这么久？
 - 缺乏大学教育的工人



- 自我加强的衰退
- 它与其他冲击相比如何？
- 煤炭产业的衰退
- 大萧条
- 贸易冲击是巨大的

从文献的研究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影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即使到 2019 年的数据表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尽管有少量研究发现，一部分失业工人可能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岗位，但总体而言，这种转移的规模较小且不足以缓解冲击带来的广泛影响。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在 2011 年前后达到了峰值，此后虽然影响有所变化，但并未显著下降。

那么，为什么这种冲击会持续存在？为什么美国市场无法通过自动调整机制适应这场贸易冲击并走向新的均衡？可能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人对教育的信心正在逐渐丧失。许多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后背负着沉重的学贷压力，他们可能需要花费 5 至 10 年的时间偿还这些债务。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上大学，无法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高技能劳动力。这使得他们在美国经济逐渐向知识型和技术型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难以跟上步伐。这部分人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岗位数量有限，因此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

第二，自我强化的经济衰退效应。经济学中，当一个地区开始进入衰退阶段时，可能会形成自我加强的衰退循环。例如，在城市经济集群中，当某一城市规模偏离其最优规模时，可能会导致人口和资源向其他地区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该城市的竞争力。最终，这些地区陷入持续的不利局面，难以恢复经济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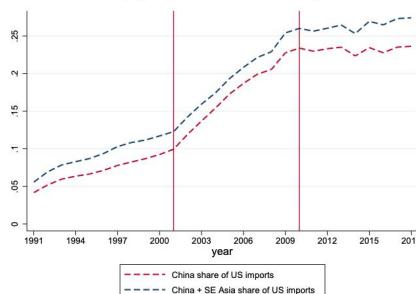
此外，冲击的影响之大也值得关注。与其他历史性冲击相比（例如煤炭被替代或大萧条期间对就业的影响），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的影响显得尤为深远。这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显然远超许多其他经济事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警示与启示。

中国贸易冲击：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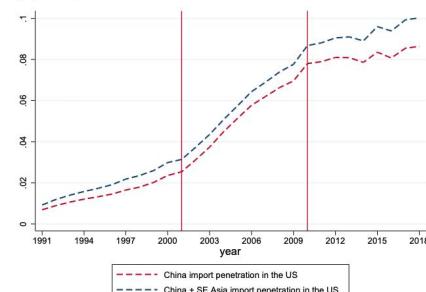
- 课堂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是不好的？
- 不是
- 定量模型显示贸易的总体收益是正的
- 但是，贸易造成的损失在地区上是集中且长期的。
- 课堂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是不好的？

Figure 3: U.S. Manufacturing Imports from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 Shares of U.S. Imports



(b) Import Penetration in the U.S. Market



Note: Shares of U.S. manufacturing imports in (a) are from UN Comtrade, SITC Revision 2; import penetration in (b) is the ratio of U.S. im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to U.S. domestic absorption (defined as gross output plus imports minus exports). All values exclude oil and gas. Gross output is from the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对美国完全不利，因为其中还有许多有利的方面尚未提及。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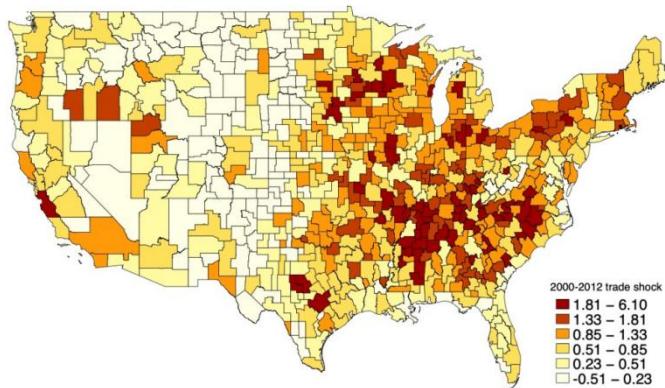
中国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服装等产品，这使得美国的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福利。贸易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当经济主体选择贸易时，正是因为它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因此，如果我们将中美贸易放置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并将消费者福利的提高纳入考虑，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方法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中美贸易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同样有利。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好处的分配并不均衡。资本收益较大，对资本拥有者（例如企业和投资者）带来了显著的利益，因此美国的资本阶层受益良多。然而，对于美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则没有那么理想。虽然美国工人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许多日常必需品，但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负面影响。因此，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分配效应的不均衡。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这种贸易模式导致了一些特定地区的就业率受到显著冲击，而这些地区恰好位于美国政治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从而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如果我们观察相关数据，可以看到一条时间线，展示了中国对美国贸易冲击的演变。例如，自 2011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持续上升。在一些统计中，还将东亚国家的冲击纳入其中（如图中显示的蓝色曲线），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其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这种来自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贸易冲击，在 2010 年之后加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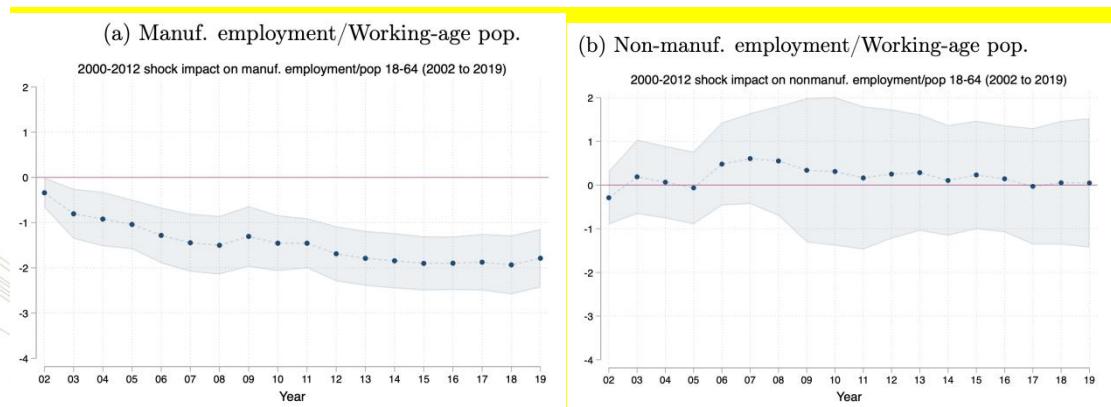
未来，这种趋势是否会减缓？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出台一些政策来缓解这一冲击，从而在不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前提下，促进更加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

Figure 4: Chinese Import Penetration (2000-2012) in U.S. Commuting Zones



Note: This figure shows the change in import penetration from China in (1) over 2000-2012. The legend indicates values for the bottom four quintiles and the top two deciles.

这张图展示了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对美国贸易冲击的空间分布。我们可以观察到，影响主要集中在了美国的传统工业区。在我们的一次课程中，我们展示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描绘了美国在大约 1800 年左右修建铁路的区域。有趣的是，中国对美国贸易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恰好是这些区域。





(c) Total wage & salary employment/Working-age p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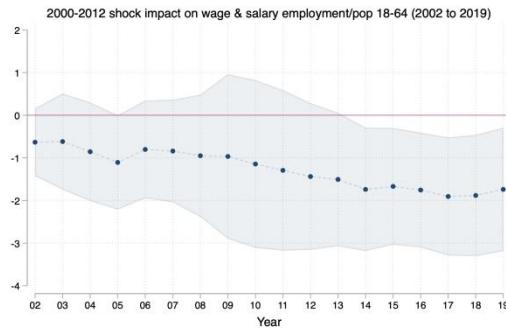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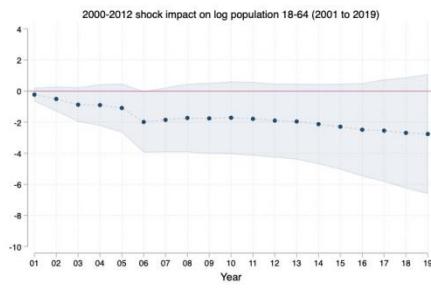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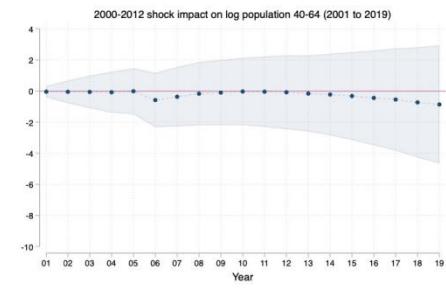


Figure 7: Trade Shock Impact on Log Population Head Counts, 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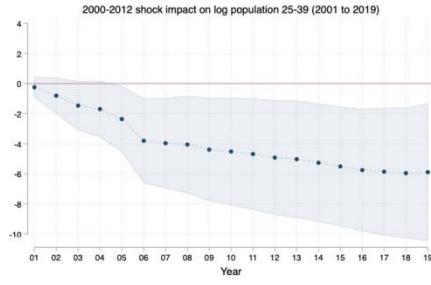
(a) Log population, ages 1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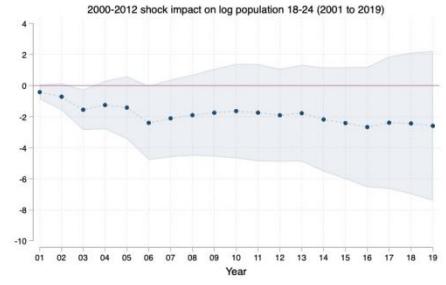
(b) Log population, ages 40-64



(c) Log population, ages 25-39



(d) Log population, ages 18-24



Note: Panels (a)-(d) report 2SLS coefficient estimates for β_{1k} in (2)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se estimat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change in the specified log population headcount between 2000 and the year indicated on the horizontal axis; the trade shock is the decadalized 2000-2012 change in CZ import exposure, as defined in (1) and instrumented by (3); and control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ure 5 plus CZ population growth over 1970 to 1990. Regressions are weighted by the CZ total population in 2000; standard errors are clustered by 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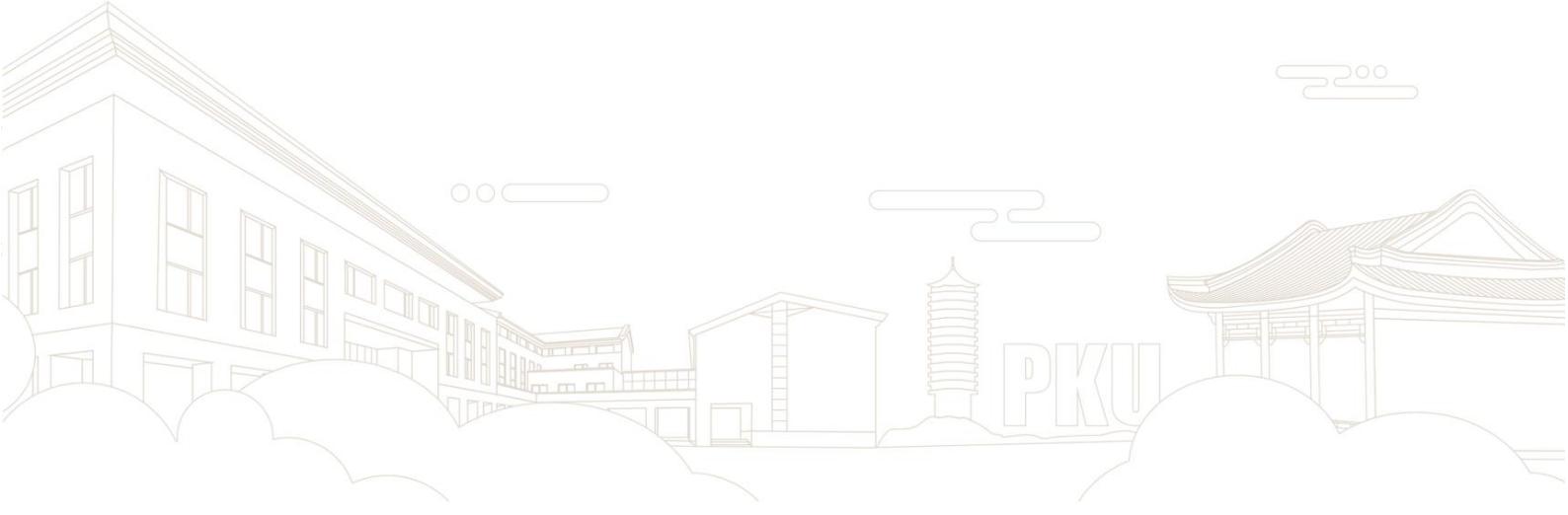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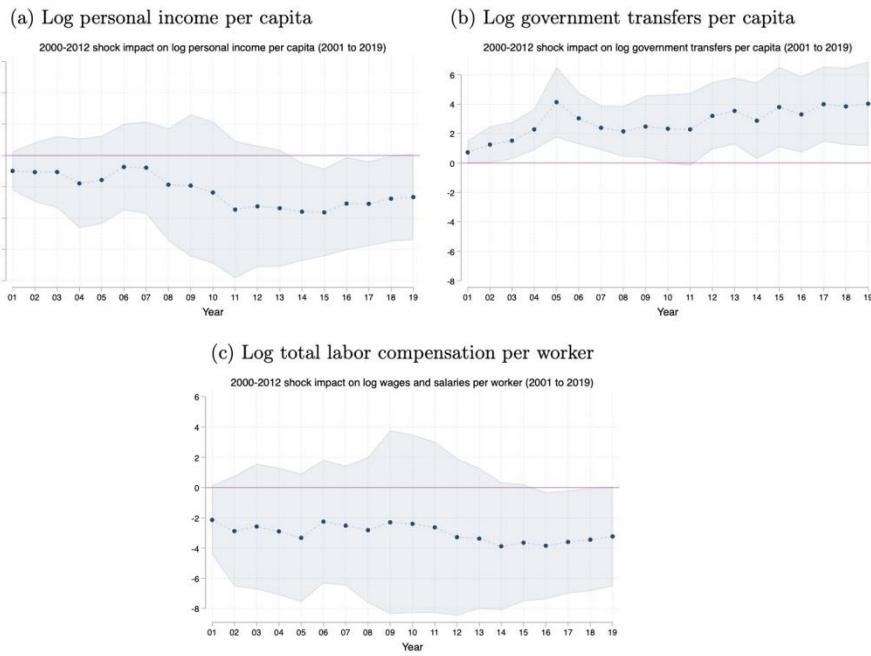




Figure 8: Trade Shock Impact on Income, 2000 to 2019



Note: Panels (a)-(c) report 2SLS coefficient estimates for β_{1h} in (2)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se estimat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change in the specified outcome between 2000 and the year indicated on the horizontal axis; the trade shock is the decadalized 2000-2012 change in CZ import exposure, as defined in (1) and instrumented by (3); and control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ure 5. Regressions are weighted by the CZ population in 2000; standard errors are clustered by stat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例如，美国的就业率变化（employment rate changes）显示出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但是对于非制造业就业工资和薪资（non-manufacturing wage and salary）的影响，以及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人口结构来分析这些变化时，可以看到，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 25 至 39 岁这一群体中，即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这可能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在新一代年轻人教育方面的投入和效果并不理想，导致他们无法更好地适应美国新兴产业结构所需的技能，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和薪资水平。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其他的结果（outcomes），包括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和人均转移支付（per capita transfers）。研究发现，随着贸易冲击（trade shocks）的发生，这些指标都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中国贸易冲击：贸易的好处如何？

- 贸易的好处？（Caliendo, Dvorkin, Parro, 2019, *Econometrica*）
- 中国贸易冲击导致
 - 减少了 0.55 百万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2000 年至 2007 年）
 - 制造业就业下降的 16%
 - 美国总体上有所收益，但对地方市场产生了异质性影响。
- 行业异质性
 - 建筑和服务业等非制造业的就业增长。
 - 食品和饮料行业受益于来自中国的更便宜的中间投入，因此暴露较少。
- 空间异质性



- 制造业的失业在空间上集中，例如加利福尼亚州。
- 非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在地方上增加得更均匀。
- 总体
 - 由于商品更便宜，福利增加了 0.2%。
 - 地方效应：根据行业构成和贸易联系，介于 -0.8% 到 1% 之间。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美贸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是一个路子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加完整的一般这种模型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发现美国整体的收益是正的，但是他的确会损失一部分的垃圾袋，可能知道和代理商就是他有关的就是两个地方，在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地方，在发生贸易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相应的产业转型，这样影响会有行业异质性，就是不同的 sector 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美国来说主要是制造业的影响，另外会有空间上还是精确性不同的地方影响会不一样，对美国的比如说加州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人家所有表上的这些工业具体的地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如果加总来看，总共的福利影响其实是正的是中美贸易可以使得美国的福利大概提高 0.2%，主要是因为可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降低很多消费品还有中间产品的价格，但是如果把 effect 平均到每一个地方，它可以是负的 0.8%，也可以是正的 1%，它有很大的 variation，但是这个 variation 很重要，为什么在比如说在 4.0.8 这个地方可能工人失业了，他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在正的 1% 的这个地方，他可能只是买到了比较便宜的商品对吧？他可能他可能没有办法感到就是这种班内 face 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确定的增加，尽管它他的生活的确因为和中国的贸易变得更好

中国贸易冲击：贸易的好处如何

- Pierce, J. R., Schoi, P. K., & Tello-trillo, C. (2024). 要在中国冲击后找到相对收益，看向制造业和上游之外。

发现

- 在最初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中，无论是结果都出现了实质性且持续的下降。
- 对于最初从事非制造业的工人，通过输入的上游暴露度增加的正面影响，足以抵消自身和下游暴露度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发相对收益增长。
- 我们还发现空间暴露度比行业暴露度更具影响力。

最近有一篇更偏向时政的研究，采用了实证方法探讨不同产业在面对中国贸易冲击时所受到的影响。这项研究通过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大约 30 个工业行业中企业上下游工人的收入变化。这篇文章刚刚发表在 NBER 上，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名工人最初是在工业行业就业，那么在面对中国贸易冲击的过程中，其收入会显著下降。然而，如果工人最初从事的是服务业，他可能会因中国贸易冲击而受到正向影响。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以下渠道导致的：服务业企业可以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的中间品，例如工业原材料或其他服务类产品。这些低成本的中间品帮助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在利润提升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将收益部分分摊到员工工资中，从而导致服务业工人工资的上升。因此，对于服务业工人来说，中国贸易冲击可能带来正向的收入影响。

这项研究目前仍在推进之中，如果对相关议题感兴趣，可以进一步关注或研究中国贸易



冲击对不同产业和工人的具体影响机制。

贸易战争：后果概述

- 概述
- 在美国方面：Fajgelbaum 和 Khandelwal 2022, ARE
 - 美国进口商支付几乎所有的关税
 - 即：关税完全转嫁给消费品
 - 美国和中国的福利都降低，但幅度不大
 - 分配效应
- 在中国方面
 - 同样完全转嫁，Chang 等人 2021 年，Ma 等人 2021 年

希望大家能够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战形成一定的理解。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分析方法和思考框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战背后的一些经济现象和价格机制。例如，考虑商品卖到美国后的关税承担问题。关税究竟由谁承担，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需特性。

以 2002 年《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上的一篇文章为例，该研究发现，美国的进口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实际上承担了特朗普政府增加的全部关税。这种现象在国际贸易中被称为“完全关税传递”（complete pass-through），即关税的成本完全传递给了进口国的主体。稍后可能会对这一机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关税的增加无疑降低了中美两国的整体福利。虽然 2022 年数据表明影响尚未显著扩大，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也表现出类似的“完全关税传递”效应。这意味着大部分关税成本实际上由中国的企业承担，而非美国的消费者或企业。这种机制反映出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体不同层面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些术语

- 关税如何运作
 - 关税 -> 提高含税价格 -> 降低需求 -> 降低关税前的进口价格
 - 通常不足以抵消 -> 含税价格的增加
- 传递率
 - 传递率：含税进口价格的增加 / 关税的增加
 - 例如：计算机 \$1000，关税 10%，含税价格 \$1100，关税 \$100，传递率 = 1
 - 如果含税价格仅为 \$1050，那么传递率 = 0.5，传递不完全
- 完全传递的含义是什么？
 - 美国进口商在实际情况下会比之前差 0.58%
- 原因：
 - 美国需求无弹性
 - 美国消费者无法从中国商品中替代
 - 不太可能
 - 中国出口供应弹性
 - 中国可以轻易地在其他地方供应 -> 不会降价
 - 可能性



- 需求变动因素
 - 商品囤积 -> 暂时增加需求
 - 质量升级 -> 选择偏好更高品质的产品
- 供应变动因素
 - 出口商（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中间投入品
 - 关税 -> 推高出口商成本 -> 价格上升
 - 例如：计算机 \$1000, 关税 10%, 含税价格 \$1100, 关税 \$100, 传递率 = 1
 - 如果含税价格仅为 \$1050, 则传递率 = 0.5, 传递不完全
 - 含税价格过高///

“Pass-through”是指价格变化如何从一个市场传导至另一个市场的程度。例如，在关税情境下，如果关税增加，会导致美国市场上的含关税产品价格上升，从而需求下降。这种逻辑表明，需求的减少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销量。如果销量下降，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会选择降低关税前的产品价格，但通常不会完全抵消关税的影响。这意味着，美国市场上的消费者接触到的价格仍会有所增加。那么，这种价格的增加幅度到底是多少？或者说，这种变化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通过“Pass-through rate”（传导率）来进行衡量。

传导率的计算方式是关税导致的含关税价格上涨的幅度与关税额之间的比值。举例来说，如果一台电脑的初始价格为 1000 美元，而关税增加 10%，在美国市场上的含关税价格可能变为 1100 美元，其中关税额为 100 美元。这种情况下，关税的传导率（pass-through）为 1。如果含关税价格仅增加到 1050 美元（关税 100 美元，价格上涨 50 美元），则传导率为 0.5，这种情况被称为“不完全传导”（incomplete pass-through）。然而，一篇 2022 年的研究发现，当时的关税传导率接近 1，说明关税的全部成本几乎都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由于关税传导率较高，美国进口商的利润受到明显影响，估计损失约为 0.58%。因此，从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对美国自身是不利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高的传导率变化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高度依赖：尽管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并非特别高。因为许多东南亚国家（如越南）也在生产与中国类似的产品。例如，现在市场上大量服装已标注为“越南制造”。因此，美国消费者完全依赖中国产品的情况相对有限。

中国出口商的弹性：中国出口商可能具有较高的定价弹性。在不损失利润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将货物转出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是降价继续出口至美国。这种弹性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商不愿通过降低价格来承担关税的部分成本。

需求曲线的变化：短期内某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会因特殊情况发生波动。例如，疫情期间，大量商品被短暂存储在港口，这种堆积的货物在贸易战初期并未带来显著价格变化，但可能对价格传导率产生短期影响。

供应链的变化：中国出口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中间产品，而中美之间的产业联系十分紧密。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中国出口商的供应链成本也随之上升，迫使其提高最终产品价格，导致价格刚性。这种双向加税的局面使得双方都难以降低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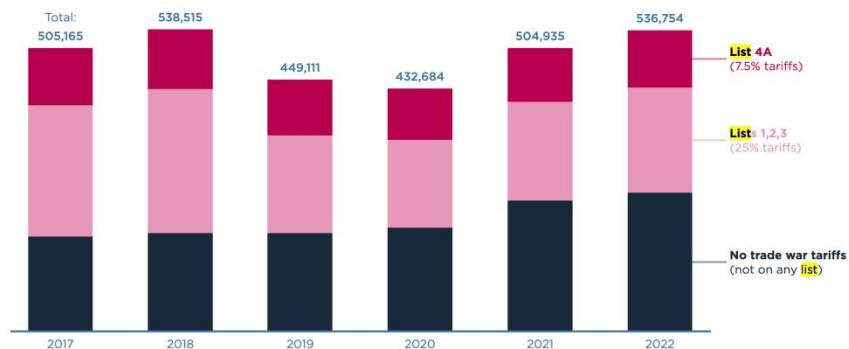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贸易战不仅增加了中美双方企业的成本，也最终将负担转嫁给了两国的消费者，这使得消费者成为这一贸易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US imports from China are both decoupling and reaching new highs. Here's 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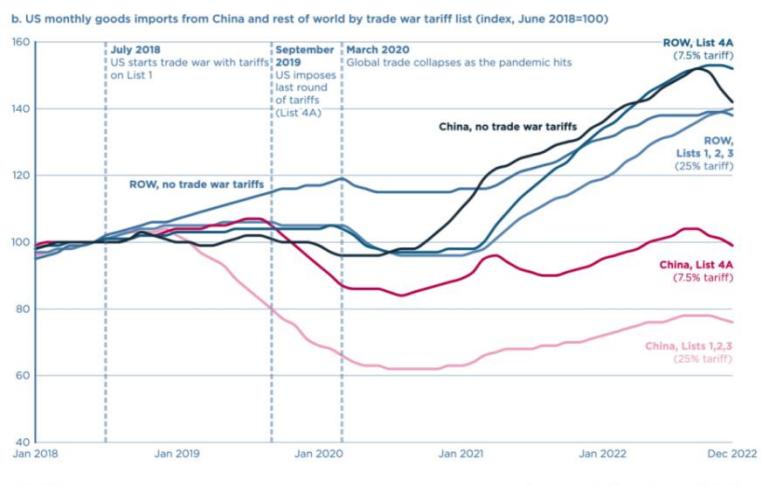
a. US annual goods imports from China by trade war tariff list, millions of US dollars (current), 2017-22



如果我们回顾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贸易战的一些新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美贸易的总的水平对吧？贸易战期间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但是 2022 年之后就拜登来之后，其实是有回升的。而且是从绝对值来看，其实是已经超过了之前的之前的水平，

贸易战后：一些趋势

- 其他地区 (ROW)
 - 关税
 - 列表 1、2、3: 25%
 - 列表 4A: 7.5%
 - 非关税
 - 列表 4B: 约 2.5%
 - 中国
 - 关税
 - 列表 1、2、3: 25%
 - 列表 4A: 7.5%
 - 非关税
 - 列表 4B: 约 2.5%



Notes: Indexed value of US monthly imports,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12-month trailing sums. A "list" refers to the group of products

Notes: Indexed value of US monthly imports,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12-month trailing sums. A "list" refers to the group of products



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曾经，马云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试图会见特朗普，并提出阿里巴巴可以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一提议似乎并未引起特朗普的重视。由此可见，仅仅依赖单方面的沟通或承诺，可能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更为现实的路径或许是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所带来的失业，还涉及自动化技术对就业市场的深远影响。随着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未来可能会取代更多的人力劳动——不仅限于蓝领工人，还包括部分白领岗位。在这样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安全网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体系能够帮助社会更好地应对由贸易、自动化以及其他结构性变革所引发的问题。这种方法或许更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而非仅仅通过国家间的争论或对抗来解决。

此外，中美关系的问题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贸易范畴，其背后更包含了战略竞争的层面。然而，世界是否只能容纳一个超级大国呢？假如中国能够成长为一个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大国，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其整体收益可能是显著的。然而，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以一种平和且理智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局面，以及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这一变化。这不仅需要耐心观察，也是未来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无论是从事政策研究，还是新闻报道，未来的年轻一代都可以为促进世界和平、改善当前的不利局面作出贡献。通过积极推动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也许我们能够找到超越对抗的新路径，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共同发展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